

光緒鎮海縣志

海縣志卷三十四

古蹟

鄭道元注水經附載故城故宅後之郡縣志多因之披羅攷核非侈淹博也邑自唐宋以來城郭宮室園林臺榭久與劫灰俱燼而遺迹所畱父老能指其處好古者因實求是相與俯仰而憑弔之庶舊聞藉以不墜云

三國

梅墟 世傳大梅山有梅甚巨稱爲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登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於上忽夜風雨入鏡湖與龍鬪翌日見梁上水淋漓尙雜萍藻始驚異之乃以鐵

索鎖柱一障鄞江宅山堰長三丈許去岸數丈昂首擊其
堰或刃誤傷之輒流丹不已歲久不朽大水亦不漂一飛
入定海江中橫亘成墟故名

嘉靖府志

晉

丹池 靈峯寺下有巖曰七佛巖巖下有池曰丹池亦曰

丹井葛仙翁煉丹處

靈峯志

謝泰宗訪葛仙翁丹竈遺址 靈鷲分來小有天漸漸
碣磯一峯懸黃支域盡丹山湧赤水流分綺樹前斗入
半天月端影心回十地戒珠圓翠微晴啟巾嵐薄列刹
香流慧日禪觀止息心思彼岸象超慈室印重元勝幡
風動歸雙樹佛火光凝映九仙上藥原從桂父得寶
書豈爲葛翁傳我來欲覓脩真訣瓊笈朝繙口吐蓮

唐

樂尙書宅 在靈巖鄉大司馬樂仁規與弟人司寇仁厚

所居

乾隆志

梁

海內東寨巡檢聽事 貞明二年置駐劄迎賓院宋天聖

中置土軍一百人建聽事於縣東九十步建炎四年燬於

兵有旨土軍併就西寨官省

寶慶志

後唐

石橋 崇邱二部二畝爲入莊大路唐宋迄今弗壞鄉之

石橋團石橋村石橋堰皆因是名

乾隆志

宋

先聖殿 縣東二十步雍熙二年主簿李齊攝縣建崇甯

中增廣爲學宮

寶慶志

統制衙 縣東一里

統領衙 統制衙西北

將門 縣治東

第二將門 縣治東北

第三將門 縣治北

新寨門 縣治西北

倉 縣城內

庫 縣城內

引鋪 崇真道堂西

水軍船場 近西磯

柳亭 縣西迎恩門外

寶山樓 縣西南

築節 水軍船場西

以上見寶慶志縣治圖

澥浦稅場 縣西北六十里

監酒聽事 縣東南一百步自水軍抱認酒息錢省罷監

官聽事遂爲水軍酒務

監稅聽事 縣東南一百步柔遠亭之側

靜安門 縣前

市舶務 澥化年初置於定海後乃移州

張翥送黃中玉之市舶 昔我遊四明壯觀真海波
裝寶山頂曙色寒嵯峨日輪鎔生金湧出萬丈瀚雲氣
忽破碎朱光相濡摩決皆蓬萊宮攜手扶桑柯羣山迎
我笑佩羽紛佺僂颺風欵鶯潮騰鯨與鼉浮槎徑可
擊從此超天河精神動百靈上下煩搗詞歸來已十載
遠夢時一過君來賢父兄儒術傳世科薄言弄省檄船

鎮海縣志

卷三十四

三

署聊婆娑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賈舸珠香羅犀象咸入
何其多權衡較低昂心計甯有訛資閱須歷試壯圖詎
蹉跎維君官事隙爲訪靡之阿應應仙者徒往往獻且
歌遐征渺不見空警逸相和因招兩黃鶴持我紫玉珂
豈無滄洲興
奈此塵劫何

酒稅務

縣東南一百二十步天禧五年置

主簿聽事

縣東南一百步舊本水陸管界巡檢寨嘉祐

八年令陳諤奏請移寨於澥浦以其地益簿聽

水陸管界巡檢聽事

本今簿聽之地嘉祐八年移置澥

浦

航濟亭

縣東南四十步元豐元年建爲高麗使往還賜

燕之地建炎兵燬遂廢

居養院

縣東一百三十五步元符二年建

安濟坊 與居養院相鄰崇甯元年建久而皆圯嘉定十

四年令趙秘夫重建安濟院

以上實慶志

柔遠亭 縣南五十步舊名巨川崇甯二年令徐禮重建

更名建炎四年燬於兵

實慶志

側有翠深亭並圯

乾隆志

漏澤園 縣西一里一百八十步崇甯三年建

濟川館 縣南三十步舊名利涉崇甯三年火紹興八年

令章汝翼重建改名濟川消熙初令唐銓重脩久而圯嘉

定元年三月令趙奇夫重建易亭曰館崔端學繼之始落

其成

迎麾亭 縣西三里靖康二年權縣徐適成建今廢

淮海樓 主簿聽事側爲秦觀作也建炎四年燬於兵慶

元五年主簿陳廣孫重建樓鑰記之以上寶

慶志

樓鑰記

慶元府定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君廣孫求

記於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築之地舊有此樓

燬於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攷之國史有傳云

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

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問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

矣公求知於東坡王荆公本欲以本科發身俯就進士

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內科家藏小錄淮海

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

詳謂公鄙夷吾鄉而不一語耶則公所至必有詩文

不應於此獨爾頃遊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水邊沙

外之詞後人作爲蕪花亭登臨賦詠猶使人想見風度

樓今在簿領官舍余幸而登也聞其東望大海浮天浴

日之波始無津涯大江自東南西抵郡城橫陳樓前

潮汐往來風帆浪楫尤爲壯觀北有蛟門招寶伏龍之

山南有長山太白諸峯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

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耶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

其閒居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於囊中得數百篇辭

鄙而恃於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取少作而刪之

耶陳君元樞之子宦學有家法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

輒念前聞人而興斯樓及瓜自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

其意因又念一時諸公到公同時秉鈞怙權富貴隆盛者多矣由今觀之雖窮而賢否之不同同歸於盡彼或甚達而名無稱至有播所羞道者公以軼羣奇才爲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法鮑謝壯猷碩畫直欲鞭管二虜而困於煩言陷於黨人僅得一校勘黃紙書籍爲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州蓋處州酒窻彬及橫雷坎壞流離醉卧占際一笑而亦可悲已而聲名至今暴白家有其書望望如神仙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不知所擇乎鶯花亭詩祭酒芮公器三章最佳人言多伎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
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誦而念之因併記焉

白峯巡檢聽事 建炎四年 就諸寨撥土軍隸於海晏

鄉眞脩院駐劄防捍海道後 緣海寇烈劫書浦紹興二十

六年守王侯奉降爲海內巡 檢下指揮立寨午棲跳至今

就海內寨撥隸土軍寶慶志 舊於海晏三都置司歸附後移

海晏一都續遷靈巖一都延祐志

徐公堂 縣治西紹興閒龍圖徐禪宰邑多惠政民思而

建之今廢

嘉靖府志

穿山鹽場 海晏二都去縣九十里乾道中立爲清泉子

場開禧二年改爲正場

敕書樓 在縣門之上淳熙四年令陳公亮建

永賴亭 淳熙十年新壘石甃海塘六百餘丈十六年通

判林稱作亭臨之在水軍第一將營之後

以上寶慶志

屏山堂 在梓蔭山上嘉定時統制馮枋夷而築之火燬

遺址尚存有應焯記

見金石

國朝道光十二年令郭滄章重建吳德旋有後記

陳志

袁桐詩 質星化飛魄脩纖屹青冥何人媚幽獨喻物傳真形想此宴坐時參半平且甯朝霞紅冉冉暮雲白

亭亭中立羞卷舒寥廓慎儀型君子法至靜處身視盈庭古聖嚴未忘腸豆爰有銘茲峯合混沌胡爲命爲屏

天空月當戶

陰風走山靈

吳德旋後記

屏山堂在今鎮海縣治之東北梓蔭山

上始建於宋嘉定中帥臣馮枋郡人應僧記之其記府

縣皆失載而僅見於延祐四明志邑人王學博師竹懼

其久而失傳也請於錢塘梁學士山舟書而勒諸石其

後山右郭侯來合茲邑以爲昔人之蹟必藉後人而傳

倡議脩拓邑之人願襄事焉其制堂舊三楹今合爲一

閣其上奉文昌神閣後有亭曰迎秀南有軒兩楹邑人

往往讀書其中閣之前爲瞻牆有門門以外舊有月臺

方丈許卽其址擴之甃石興築亦建閣於其上曰養正

廣與文昌閣等經始於道光十二年十月其工材則郭

侯寶鳩庀之落成之歲月爲十五年六月今李侯蒞治

之三年也功既竣師竹以爲宜有後記適余客遊四明

因以見屬余惟昔人之蹟後之人因而崇飾增美者所

在多有然其人大率負重名於時者耳今而其人文

若晦若存軼見古篇幾忘厥名惟其今之一爲倡始而

邑士警應勤趨恐後非誠發於懷古思舊之情而能然

歟余故樂爲記之若其地之登江帶海波濤河濶羣山

拱抱朝暉夕陰俄頃變幻煙雲香靄出沒於空濛盪瀾

金... 卷三...
之際覽者當自得之而余固未涉其境不能效謝康樂
鄴道元柳子厚之徒模而範之句錢而字琢之以供後
之文士騷人悅於
目而諷於口也

海光閣 舊名多稼亭在縣聽西北嘉定四年令崔端學

重建今廢

寶慶志

國朝光緒二年泰邱鄉張景耀子文愷族錦漣士洪於楊
亭義學內舊址新建魁星閣仍其名

采訪冊

海內西寨巡檢聽事 舊在縣西南三十步嘉定七年攝

守程覃奏請移軍屯烏琦頭八年五月十七日并聽事移

建寶慶志舊於琦頭置司歸附後移就泰邱三都

延祐志

在縣

東南四十五里

至正志

迎恩門 嘉定八年主簿戴樹權縣立

寶慶志

在今小西門

外備
志

清輝軒

縣前嘉定十三年令趙秘夫立

寶慶志

鎮海塔

在北城海塘淳熙年間建

宋訪冊

海晏亭

嘉定十五年增砌石塘五百二十丈又增亭於

統制衙後名以鎮海寶慶二年守胡榘改匾今名

寶慶志

崇真道堂

在西碑外

寶慶志

旌善亭

申明亭

竝縣治前阜成坊外今廢

陳志

梓宮廟古柏

南渡時所植

奇輪困勢如龍躍遠近來

觀者多摩挲其下

游山詩序

謝問祚詩

參天黛色

奇樹時有雲煙覆
巖低徊不忍去

鄭朝宗和

虬龍夜吼

門樹曾結先哲語

題處如何風

雨寂無聲

其飛覺化鶴去

謝書祚和

稜稜六百

年樹疑是仙人植

此處詎知人

物不久雷

化作飛龍去

張愨延和

爲梁禹廟

靈閣造是先朝

聳處不隨風

雨渡形骸

有神靈時來去

謝尙書宅

海晏一都

大宗伯士恆所居

沈端憲公宅

崇邱一都

東山下簽判燠所居

黃文潔公宅

靈緝鄉古

窰吏部震所居

澤山行館

吏部黃震

歸隱處見山川

黃龍翔訪

吏部不值

一鏡湖光半壁山

來觀開蝶

自專花富貴

幽禽如語竹平安

木燭日月

往來天地

寬何當其

整登臨屐

更上雀窺

絕頂看

張楷詩

山水眞佳

致乾坤獨素

谷深如子午地僻

似柴桑石鑿

登山徑槎橫

渡水深黃公

歸隱處松筠有

香

餘

元

文昌祠 在杏壇西至正中令汪汝懋建見名宦傳

備志

靳縣翼萬戶府 在縣北三里門樓安置更鼓

養濟院 縣西北一里舊社壇基至治年間重建

分鎮府所 縣北三里

哨船千戶所 縣西南一里

蒙古千戶所 縣東北一里

巡鹽千戶所 縣西一里

際畱倉 縣西南三十步

火攻庫 縣治後安藏軍器

尉司聽事 在縣西三十步泰定年間因養濟院基重建

都稅務 縣西北三里泰定年開創蓋

划車弩庫 縣西北三里泰定年開建

以上至正志

海巢 在小泱江口丁鶴年避地處

備志

全祖望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為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詩張先生憲潛丁先生鶴年也戴寓於慈水張寓於鄆而丁卜居定海其所居在泱口所稱海巢是也鶴年之來此也以其從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昌徒步奉母而來海氛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為泱口之巢可為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託寄况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閩之系望乃欲以蔡林皂帽支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開世之豪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泱口之巢豈不為殘元七廟之所繫繫哉明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願介亦益甚雖餽粥之需未嘗妄受冬衣不能掩脛嗚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卻檀道濟王宏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遽為泉明貶蓋論人者於其大也而鶴年之憂憂則較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泱口求得海巢而過之

荒蕪之餘猶令人感慨橫生黎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
物以爲皆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過於陰而不得出
其聲爲雷一如陰之過於陽而不得入其聲爲風啼髮
白石之吟陽氣也強厭於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
而高皇帝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
重陽故不能爲雷而如蠱之風不久而散此亦黎洲就
其身世而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迷於天地之間此取
取不散者孰爲陽孰爲陰其激怒旁魄俱足爲雷其哀
唳悽愴俱足爲風不可以歧而視之至於鶴年之詩頡
頡於馬伯庸薛天錫余廷心之開則前輩之表章已多
尙其少焉者也

丁鶴年詩

海上巢居海若降三山眼底小如缸已攀

若木爲華表更立扶桑作翠幢

蛟室夜光晴燭戶蜃樓

秋影冷涵窗鷓鴣夢斷無

又避地避地長年大海東蕭條生計楚人同深奏未

耜孤村雨落日帆檣遠浦風那得文章借隱豹聊將音

問託歸鴻平生自恨無

仙骨五色蓬萊咫尺中

航濟門

延祐志

安樂堂 縣西北三里

至正志

扶雲樓 蔣灣山腹樂良讀書處

黎照樓 蔣灣山左樂衍讀書處

聽松樓 蔣灣山麓樂復讀書處三樓相去各百餘步自

谷口至樓長里許柳陰夾道中爲竹圃桃蹊菊屏蘭畹諸

勝又有金魚池樂良有秋水一泓長見底瀾松千尺不生

枝之句今樓圯

以上乾隆志

蓬萊山房 黃文潔公後裔炳文遊息處

戴良記

東海之上蓬蓬山之陽黃氏世居之黃氏之

彥炳文卽所居之西偏闢爲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瞰

波瀾左撫林麓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曠東昇夕月

西出窅乎而列缺倒景冷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於雲

閒白鹿走乎煙際鶻聲遠逐幽景畢來人居其中殆不

知有人閒世也炳文曰自吾之闢此室日與良友勝朋

昆弟子姓游焉息馬或騁懷以舒嘯或游目而忘遠恍
兮忽兮若從赤松子於朱宮黃石君於紫府而羨門安
期爲之往來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開語驚囂生願請
記之生聞而歎曰炳文亦世之高士哉世傳蓬萊方丈
瀛洲在東海中列仙居之然人有莫之至者秦皇嘗令
徐福採藥其地卒亦莫能以一至焉惟其不可以倖至
也故世之慕清閒而樂虛遠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
洲之擬於吾儒方丈蓬萊之榜於道家異人蓋累累也
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
如一日自他人言之就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爲己任
然乃棄此不務願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
有以見炳文之高風逸韻迥邁等倫比年以來齒益高
而操益厲遂悉斂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於一室蓬蓬
然與灑氣俱栩栩然與造化游於以超出乎六合之表
遐觀乎入荒之外而彼蓬萊之不可以倖至者且在平
室中矣况其所居一皆岸海而屋其去蓬萊爲甚近昔
人求仙欲由之以善達故守其山曰蓬蓬炳文冀遇真
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懸慕之不已不
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之人
或有所謫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豈仙之
謫歟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爲鼓蓬萊之操而歌
之曰蓬萊兮我築築室兮山阿山可遊兮室可歌宜子

此兮婆娑婆娑兮樂只望羣仙兮不遠伊邇朝御於兮
暮脫屣晉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返吾室兮聊逍遙
以容與遂并書以爲之記
騫騫生別號九靈山人云

筠軒 胡處士所居

丁鶴年詩 種竹繞前楹年深勁節成薄雲通雨氣清
夜動秋聲魚豕空遺筋鷺鳳合度笙往來三徑熟不負
歲寒
盟

梧竹軒 鳳浦方氏居

丁鶴年詩 鳳鳥曾聞此地過至今梧竹滿邱阿正懷
蕝葉書周史卻恨翻枝人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塘
風細晚涼多中郎去後知
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

清心亭 縣治後縣尹汪汝懋築爲退息之所見名宦傳

光霽亭 泮池東縣尹汪汝懋所築時吟詠其閒見名宦

傳以上
備志

待賢亭 縣東門內至正年建今圯

嘉靖志

明

霞嶼巡檢司城 在舊海內西寨周圍一百四十丈洪武
初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舊名埭頭正統十三年改今名
管界巡檢司城 在澥浦周圍一百四十丈洪武二十年
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

甬東巡檢司城 竹山海口周圍一百四十一丈有濠洪
武二十年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隸鄞

長山巡檢司城 在靈巖鄉洪武二十七年築南開一門
上建譙樓正統十三年重築

穿山巡檢司城 在海晏三都洪武二十八年安陸侯吳

傑築南開一門上建譙樓

上岸太平畧巡檢司城 地名梅山正統十三年築南開

一門上建譙樓

以上節要志

龍頭山土城 崇邱一都二畝嘉靖閒縣令金九成築置

寨崎口建樓於上以防海倭今樓廢城址存後人歌曰東

夷曾首亂當事懷殷憂古寨畱遺蹟峴山淚共流

乾隆志

合畧土城 泰邱二都一畝城有二萬厯閒築民居其中

不被寇虐今圯

乾隆志

白營教場 西門外化身菴側

國朝康熙年閒總帥牟大寅因承平無事開墾爲田

備志

東郭教場 候濤山下自明以來操演於此

國朝雍正三年參將呂瑞麟移於城中遂廢爲荒土

備志

王鶴遷請復教場舊址議鎮邑舊有教場在東西兩門外候濤山之下大泖江之口由來久矣康熙初總兵

黃大來奉

命移鎮舟山後立舟山爲定海而錫本邑以今名留參戎駐之城中縣治東之帥府因移鎮而遂撤其宇木以去自是故址頽垣鞠爲茂草里人且請輪租以爲種植地旋奉禁止雍正三年參戎呂瑞麟詳請移教場於是區爰建演武廳及旗臺一時改觀不但人忘此爲舊帥府并忘候濤山麓爲舊教場矣夫天設候濤以爲海門砥柱而審形勢者旣立城於山之巔復立教場於山之麓此皆因險以爲衛之義也今之移教場於城中者將何所爲乎夫軍容不入國古之制也書曰闔以外將軍制之設可於城內操兵則立營之初城中豈無數畝之隙地可供蒐苗而必觀兵於郊外乎其所以必觀兵於郊外者蓋兵貴先聲而後實利在耀武而揚威當操演時旌旗耀日戈甲彌天鈺鼓連鳴礮聲不絕寒偵卒窺伺之膽消遠人覲觀之心其爲謀至深遠也東西郊外有教場俱寬敞平衍可容萬人西門外教場土名白營前牟總帥因承平無事命軍人開墾爲田隨轉售民間今旣易數主矣若夫東郊教場據險扼要較勝西郊外

緣戰艦水寨之陣壘驚鷲內樹牙幢岸左之營連鶴鶴
張聲威遠勢若建瓴雖海潮爲患侵削尋丈耳邑人利
無禁阻挑土取泥故址日益削然苟用一營之餘力修
除培補之猶可以復故今棄數百年之場址爲廢壤而
張我師於城內舍門庭而亭堂與疎守望而詭市人其
誰知之而誰懼之況鎗聲喧闐於城市亦屬不宜譬如
心腹受驚而百骸震慄亦理勢之必然也介胄之士徃
於便安治平之時當思保泰遠總府之舊基別謀久遠
復教場之故址重整規模庶市肆不驚
而軍容遠震是在爲國爲民之君子矣
裘璉觀閱天子春蒐日將軍籍甲兵旌旗開兩色警
鼓雜江聲遠罷安期島漸屯細柳營近時知海晏不用
棄籍生

演武亭

在西郭教場

嘉靖府志

鼓樓

縣治東北一里洪武二十九年指揮劉澄創建樓

五閒更鼓在焉

簡要志

國朝順治年間總兵常進功重脩樓拓爲九閒康熙五年

總兵朱萬化重脩後圯僅有石礪乾隆乾隆五十九年邑

令汪誠若捐公重建額顏鎮海樓

志

謝泰宗頌 邑治東偏鼓樓於是乎建危臺復道煥若
天闕雖爲九閣乎而廣各四之何但度几度筵也卽
室中所容不數大扇七個小扇三個矣自昔有宋高宗
嘗幸海上登是樓以朝羣執事非特鼓鐘爲節挈壺氏
以定中星昏明者也其爲樓距鎮帥公署之南北十步
蓋收江海氣息山川風物於井幹窗疏之內爲帥府樹
屏藩者也裘帶之餘歌壺爲樂千里聚在目前四面開
於廣座集思取益爰取爰謀又爲帥府廓視聽者也龍
泉常公坐余於樓左顧而言曰自余十八年於斯諸廢
具舉未嘗時誦爲解習師中所有事也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有效其未盡者耳則茲樓之建屏藩於是樹視聽
於是廓任其風搖於屋雨對者幾盡哉蓋公之出入必
取道樓下而履瞻構隘有怒然不忍其傾圮者然一月
三捷之威旣無取定屆保大定功之謨又或以時誦爲
解安得整暇精神而緒餘及之者蓋公膏築峻臺矣建
演武廳矣新女牆之樓櫓而旣墜之大猷堂幾煥重光
矣信百廢其具舉哉尙以爲師中所有事也然公整暇
之神固無遠弗屆無微弗察者也古稱大將曰長子曰

連牧非文武兼資軍兵並受其福者耶公視師中興四
境無歧情治愛卒與赤子有兼覆不惟礮臺樓櫓之遊
有大成先憫旱潦之寡備鯁鯁然以扶河爲務卽文廟
之暢塗墜陶旅有加功焉可知文武兼資之用矣是役
也公捐捧三百金爲始有司紳衿代其終猶是九開層
觀乎而斯飛者如翬斯革者如鳥斯翼者如鼓蓋屏藩
樹焉獲迴瀾於大海壯帶礪於金湯也逼邇牙旗於以
從容於樽俎借籌乎前席而視聽廓矣余惟萍鄉更鼓
司牧以之政政晨暮傳呼以警眾集事卽長子觀兵人
人正實惟鼓錘是望不相借也實相濟也夫武之七
德民安眾和爲要故無不戢自焚之患我公十八年於
此無不安之民無不和之眾真能以家視國以身視民
者司牧長子有分官無分任哉不然者安得精神整暇
而緒餘及之也常公名進功字龍泉遼東人甯台溫水
師總兵官有司治事者邑令天津朱侯承命己丑進士
乃爲項項曰自昔宋高朝茲臣庶魚服海濤危其觀
臺投迹者眾震雷以號金輿玉鼓薦曉雷門鑿動伐營
巖而軍事晉而金奏天上雲璈有臺臺爲開九楹餐
風吸霧外周樓疏山川氣集細柳營護帥府屏藩登臨
以興視聽遠布爲年六百風雨漂搖屢屢措秉鉞有
常文武爲憲民歌來暮連帥司牧一人實兼阿私非污
百廢具舉千楹敵臺斯樓乃願枝北邪傾補綻城城

築室謀多金創獲子來趨赴氣誦同舟鳥革鞏飛既勤
丹履亦知彩髯壯觀攸宇有截海外雖休勿沐狄彼東
南保釐收甯

永固大猷

又記定邑九里環耳其鼓樓規極宏奢巖峻他邑巨
者或未之作焉傳爲宋高宗南渡乘丰輞瑞於此故其
下向有坊顏曰朝宗志舊也然官司無取其傳舍大夫
莫得以爲廷安伏至洪武丙子歲不得已爲此鐘鼓漏
刻之具并榜四時節候於其上俾民知昏曉時作息誠
居者之指南也維我介菴朱大將軍蒞鎮則曰吾師中
有鼓鐸鈺鏡鑿用以爲節步伐茲者幕府深拱當月暗期
門風清鈺鏡鑿用之候節節步伐茲者幕府深拱當月暗期
鼓鐸鈺鏡鑿用之候節節步伐茲者幕府深拱當月暗期
踞中成督大之合時府治前七十武彙江濞氣攬大海
物山川靈秀之所鍾百發優夷之所湊鎮茲土者試登
而眺焉其境弗有壯心迨漂搖於風雨并幹折焉矣
墮焉邈盼開又非不有枝柱邪傾之心然文武歧途矣
有則曰我卽韋韞之淵注君子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何說也茲樓與筵豆孰大又則曰清俸幾何卽寶刀
解賁乎下人之築易爲蓋萬人之聚易爲社蓋冀眾爲
政也夫長政於眾者與道謀室也以非常之舉委諸紀
綱之役役拂在矣數十載來非不材是庇江是鴻徒等

之費將軍口將軍之語我公則瞭然洞垣一方人也以
爲文武謀要非吉甫何如人哉矧益國利民之事協
在寅恭譬操用者或司或鼓榜其爲舟之禱一也於
是雷輻甫下解於折闕之市抑食粟之馬於渡禁浮載
者於伍裁務備者於民粟存有鵠者於胥儲穀空蝗者
於泮藥補未備者於民粟存有鵠者於胥儲穀空蝗者
從巨浸中單騎走京郊得膜拜虔視巨浸中仰天號曰
人其魚矣安望食新蓋旅穢兩臺會疏以井隔溝也誰
知同然者五郡四十邑而皆是我粒矣乃公不以爲德
也而是樓榭制於嬰以望壁丹履有一不奉公之揮
成者乎自偏於至鏡司使辟司徒有一不稟公之揮
塵而好義急公者乎金鑑以首創弗論矣乃公不以
爲功且勞也是長也約費若錢入百貫而大將軍思過
半矣始於乙巳季月而丙午仲秋告竣其事農安於
野土肆於庠商賈樂於重成翌日魏煥之忽崇而竟不
議所由來也伊靜之賜歟蓋公靜治人也於安制禁節
理甚台焉天下之至靜者能奮天下之至勇而樹功德
於不朽即今戈船下滙令海童馬衙運達千里何勇也
從靜中治之裕如矣其先之勞之諸爲德於蒸民之事
亦靜中時措之宜矣故未及期而巨功適觀厥成也外
史天愚氏曰以余觀諸大神饒龍奮虎躍之奇享麟遊

蓋斯之集蓋不特三世爲將也惟公繼體多賢英英國
器且孫枝竹立不勝點頌非靜治戡殺者有此盛美乎
其要在同心利國之一念矣斯所以無愧古甫者矣秉
其議者專城副戎孫公主進則中營遊戎梁公分鳩則
前營遊戎李公左營遊戎高公右營遊戎解公定海縣
邑侯朱公城守中軍守備苟君中營都司僉書王君前
營中軍守備李君左營中軍守備煥君右營中軍守備
方君督工把總盧君而司充幹之總者孫梁二公尤著
焉例得備書公諱萬化潁陽人孫公諱登科遼陽人梁
公諱口口口口人李公諱汝能榆林人高公諱友諒宣
府人解公諱明貴陝西人朱公諱承命天津人苟君諱
天麒陝西人王君諱大才北京人李君諱應龍河南人
姚君諱得功遼東人方君諱尙
通遼東人盧君諱應魁壽州人

按察分司行署 在縣西五十步中爲正廳凡五間東西

列廊房各五間後有明樓凡三間前爲儀門凡五間外爲

大門

嘉靖志

今圯

乾隆志

督稅廳

在按察分司右今圯

二府廳三府廳 在總持寺內

四府廳

在南山書院右今圯

以上乾隆志

主簿署

在縣宅西

嘉靖志

軍門府

在縣治東城隍廟西萬曆七年令趙思基建爲

巡撫視師海上駐節之所前廳五開大門三開儀門五開

後堂三開廊房各五開堂左廚房三開

國朝康熙六年令王元士重修

乾隆志

今改建校士館

宋訪冊

衛指揮署

在今教場萬曆二年改爲總鎮府

國朝雍正三年改爲教場

備志

遊擊府行署

在倉前今圯

乾隆志

廣安倉大使署

在縣北二里中爲廳事凡三開後爲官

廨凡六間東西爲廩外爲門嘉靖志今改爲火藥局屋三間

官裁

乾隆志

常盈三倉署 在縣南穿山中爲廳事凡三間東西爲廩

外爲門

嘉靖志

今廨廢官裁

乾隆志

常盈四倉署 在縣南郭衛中爲廳事凡三間後廳凡三

間上下列廩

嘉靖志

今署廢官裁

乾隆志

河泊所 縣西門外洪武中改爲城民居署事簡要志

河泊所行署 在大南門外僦民居署事簡要志

發貢廩 一在候濤山後一在竹山後對列海岸見嘉靖

志圖

備志

預備倉 一所縣南一所縣北簡要志

鎮海縣志 卷三十四 古蹟

六

稅課局 縣南城門外今署廢官裁

乾隆志

陰陽醫學 在縣治西

嘉靖志

觀蜃樓 在伏龍山

乾隆志

趙之璧記 海濱有名山曰大蓬昔秦皇帝東遊登此山以觀方丈蓬萊欲見縹緲三神山者其東北十里有伏龍名山對立如龍之蜿蜒蟠伏也秦時地至大蓬已盡而伏龍尙在海中後變斥鹵爲田則伏龍乃在田而半猶在海上有伏龍寺自山麓盤旋二三里至於絕嶺寺居窪開形如釜底山石體而土膚其松礪礪皆輪圍若移之固壑皆爲佳景寺則卉木周匝竹環繞四旁幽蘭最盛春時每得香風相送其寺額碣題皆雄傑道古寺宇森潔可愛東行數百步爲自滿倉山閉有石坎可容斗粟去數百步爲千丈巖石壁峭立千仞巖壁特出其下與海水春撞洶湧澎湃人將至巖體輒浮悚然宜於觀海踞高巖觀遊廓萬里至水天混連淼茫無際而止然尤宜於觀蜃夏春每出是爲雨徵或久雨初霽則見語云蛟龍吐氣成樓臺而不盡於樓臺也然見爲樓臺矣凡重簷碧瓦蟻首梵鬘樁柱勾欄窗櫺門檻無不畢具若有人登臨其上則儼然樓臺也時爲大蓋則

禱於旃旆而飛揚也時爲筆硯則硯大如山嶽以五山
北山之峯爲架兩閣筆寫高以大地爲紙供其揮灑乎
倉海其壘池耶時爲城郭財堪壘分明樓櫓雄峙然
萬里長城耶凡居民於海濤聚土成堆取瀟煎鹽形如
纍纍列塚俗民曰瀟鹽時爲瀟亦知列塚纍纍狀或時
爲橋則聯合海上諸山羣瀟瀟亦知列塚纍纍狀或時
里大抵濃雲布勢如墨畫宵形移時銷歸無迹王弇州
所謂此卽方士所云瀟瀟三神山近則海風吹之而去
者也秦人不知輪令庶幾一見以資其言宋蘇學士東
坡住定十日欲一見而不可得後於登萊祭海而見夫
以秦王所欲見而卒不可見蘇學士所願見而於此則
不得見而余數得見之宿非快事乎然予曾得登萊見
海市今觀於東西霍山與登萊實無大異余奔走四方
別此山寺二十餘年妻叔鄭君銓博雅君子攜酒邀余
復登如久遠遊而初觀鄉井如久索居而再見故人共
步巖巖因得述其見登之景君銓曰登果盡此乎子但
能記其所得見者耳然余生

望海樓 一名憑虛閣在招寶山上明時建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焚燬雍正乾隆二十年重脩備

錢文薦記

當高皇帝時宋學士濂建議濱地編氓莊

語禮樂則見以為難知而佛教慈悲亦足以勸動蒸彝

而禁塞奸宄然則琳宮寶刹何莫非為王化設耶普陀

距蛟邑五百里而遙下有潮音洞蓮花洋洛迦巖蓋皆

觀音大士出現所也昔唐大中間僧惠鏗請五臺沈香

觀音於梅岑至宋益闢梵宮改梅岑為普陀山賜額寶

陀禪寺寺所由來尚矣我皇皇帝時烏倭內訌窟穴其

中志出沒為東南患議者憂之乃奏請遷寶陀寺於招

寶山天子可其奏命下遂悉罷南海舊寺而特奉大士

真身併萬壽牌來歸招寶按志招寶山一名候濤一名

龍柱去定海縣治僅里許士民簇邱墓於上莽然蒿墟

僅一老翁明惠結茅雲表將大啟福地艱甚嘉靖丙辰

總制胡公宗憲都督屠公錫海憲譚公綸暨郡守張公

正和縣尹宋公繼祖等捐俸黎公秀各捐捧營寺仍劄

昭慶僧真海住持主事等十方以助成厥役不逾年告

成而當事者猶慮僻處荒陬夜突蹈南海故事非計也

仍請命議建虔造以壯北帝廟雉堞省若巾山真為寺

四壁扞而寺兀然於巖巖矣寺山路屬邑東郭鎮海營

北可二十步為漸入佳景坊再行桃柳隄二百步許捫

石而登百級為第一山碑復五十級為天開圖畫坊再

七十級半山為浩然亭平折而上二百六十步倏見濤

勢湧山脊彈壓海外諸島為宋王荆公錢題六國來王

處平倭第一關次躋絕頂爲俞將軍君恩如海碣稍進
卽觀音禪寺殿三重丹臺碧瓦照耀雲日最高上奉大
士眞身中若井幹下者爽平爲頂禮進香壇殿翼通樓
左懸鐘石楹鼓晨夕爭吼蛟吟雞三喔東起望赤輪飛
出扶桑見虎嶼蛟門諸獻五色浮動可謂天下奇觀殿
南建天王殿遙望四明迥插天際轉西俯瞰巾子梓蔭
二山竝峙邑城萬戶相屬北負眞武閣去關爲敵樓顏
以憑虛入甯洞開覺大海波濤近在几席而千艘萬艦
踞路作鳥窠飛亦目中一大快也日下時見蜃氣結成
樓臺倏忽變幻恍然疑置身蓬壺上矣下敵樓出城傍
列烽墩下五百級東折爲觀旭亭多名公畱題出亭僂
儂而入室簾爲湖音洞如南海梵音然世傳石上有仙
人迹今不可得矣復西上百級分躋南折爲巒茂林脩
竹甘泉之塢爲夕照菴車輔城寺傍補隙祀名公有
功海上者夫禪上煇榮七十二稱名山者獄鎮而已招
寶山兀峙海中爲京南一大屏翰溼沒千餘載而近始
託大士以傳亦猶俗宗之有碧霞參嶺之有黑帝香火
焚煌奔走竭天下力而不知防禦以固窺伺以消其有
助於王化豈泯淺哉承平踰五十年海內外幾不知有
兵革事伏波下瀨諸軍乘春秋湖沙而遊海上勤者爲
樵採情者爲博塞道途踰翔甘陷清人之轍矣幸九廟
鐘鼓鎮壓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推浪之舟而泊城下不議當事者何以待之縱大士有
靈爲能逆奪其謀而陰發其魄將遂學天雄老子僅
脩齋誦經爲能了吾事耶余服勤海上今老矣因其請
記聊及此俾海上治兵諸君子當共圖緝繆之計可也
林可成攬樽閣上孤峯高不極登眺意如何城郭山
嵐重樓臺蜃氣多遠天行日月大壑積江河縱飲吾狂

甚鯨吞

卷白波

沈延嗣宿山樓望海 漠漠沙塵色茫茫混沌圖難明

湖沙際疑井水天無蛟蜃靈飛幻蓬瀛勢可呼憑闌發
眺晚獨鶴叫雲孤入暮波濤壯如聞風雨呼潮聲連
月起山色帶城孤浪蹴星河動天低雲氣扶風興望朝

旭萬里

淨模糊

壬戌六月望海樓納涼七人分韻用長吉一泓海水杯
中瀉句袁鈞得一字夜雨滌煩暑海氣鬱初日元暉
動游興邀我入城闕遙指望海樓緩步登山屐憑軒決
雙背水與天爲一島時莽沈浮帆檣歇明滅誰乘萬里
風而擊中流樞滄溟近頗靖市舶漸以集所賴長吏賢
籌海有方術戰艦及時脩兵燬隨宜設吾儕一無事曠
覽足怡悅嘉會合羣彥似彼竹林七清氣凌太虛清言
霏玉屑深杯那復辭河朔信豪絕天風振巖壑再景空

林出歸途月似
弓半江紅瑟瑟

昨宵對雨過凌晨微涼生欣然赴佳招

陳焯得汎字

望海樓高明朋好得六七落落皆豪英入窗制達開頗

覺風來清疑昨識

鳥嶼俯檻窺道秘無數駟橋浮有似

鳧騎輕蛟門不可見

曲折指去程伏龍及虎蹲鼎足金

驚擊北望更無際

水與天相爭茲山號候濤此會疑登

滄主人敬愛客羅列

珍羞盈嘉果盤載陳醕耐尊顛傾

老饕大足饜四美

況兼并今古極殺談書畫開品評

爲取昌谷句擬志

元暉情長吟過下春歸來猶餘罷

陸達履得海字

此地奇觀惟望海我不登樓逾一載

海若有靈應獻朝

褒襲醢雞天不改劫來好事得謝客

招上山樓調鼎烹

行廚料理集賓朋入窗洞達帆橋匯

放眼未信蓬萊遠

仙風拂拂如相待消夏何須倩碧簫

逸興豪情河朔倍

此集宛然竹林似懶慢嵇康

有我在歸來拈韻

記清游眉月初生雲散綵

陳修塗得水字

威遠山城列百雉巍表特向蛟門峙

風流謝傅愛登臨

炎天邀客層樓裏聯轡翻成七友

竹林韻事真堪擬

嘉肴珍果列晶盤滿座春風浮綠蟻

把盞劇談忘承晝

涼氣頓向筵中起醉餘欣展東谷圖

恍然身入彭姥里

冰壺詩卷復披讀觸目琳瑯祛俗鄙

嗟余枵腹無一長

詩思抱愧家無已追隨儒雅強裁踐

佳句分拈得仙李足使長巖暑氣消入窗洞達輝吟几
此地游觀已卅載今日應添折屐喜歸來城角夕陽紅

江潮半落

戴瑛得盃字 清時海波靖夏日山霧開謝公鼓游興

播酒聯仙才出郭行一里峯勢如螺堆迭巡攝衣上絕

頂臨崇臺四望浩無際雲漢瞻昭同足躡鼇柱上目窮

蛟門隈憑高寄興趣曠覽恣徘徊雅集竹林比入產情

風來嘉肴與旨酒盛感欣叨陪人生鮮得意所樂惟街

盃青雲有伴侶玉樹遠滋培鯢鵬倏變化咫尺登蓬萊

謝奎賢得中字 山名第一城隅東層樓踞頂摩蒼穹

追隨杖屨披幽叢憑臨俯瞰蛟龍宮座開客皆毛羽豐

扶搖直可青霄沖相參一席叨啓寤豁然頓發心蒙蒙

陶韋五字開詩筒雜詞興趣酒無窮披陳墨妙點染工

姓名強半輕沙籠琳瑯滿紙明雙瞳恍入波斯寶藏中

冰壺古洞歸詩翁玉龍轉戰飛天風炎威斂去得雌雄

不須造化推元功嗟余守長蒿蓬素業還向芸窗攻

呼吸帝座疑相通驚人無句惟書空自今伊始當折衷

登山或許

元暉同

謝篋賢得海字 青天無片雲赤日蒸九野海角一峯

浮蛟門千疊瀉狂風逐浪起凍雨隨帆灑避暑涉巖嶺

提壺入爾若聊著後齒履何須款段馬百尺圍紅樓三
杯飛玉等藍尾予所辭甕頭君頻把酒酹海欲吞律細
論難假恍遊東谷中如卧冰壺下夕陽山下來好句
廉寫出自古錦囊塞破寸庭廈愧乏宣城才幸廁竹林
雅爲問后山翁

許否穎吟社

鄭勤和 鳴鶴千九皋和聲應四野危崖瀑泉噴翠流

自 鴻長 彌高峯巖何如此瀟灑我聞謝康樂勇邁登

右 遙對 萬頃濤征帆瞰馳馬拈題卻炎暑得句浮杯

婦來遊蛟川舊話還重把相約觀海市變幻悟真假

此 兩月餘宗止此山下風雨欣乍歇性情互抒寫聚

殊 古今 譚集分樓廈袁安卧不起莫遂傾三雅披圖

慨生聯

謝佑琦登樓望海歌 魚龍窟宅不知處諒在活森波

心裏波生浪疊杳無涯扣天極地何時已忽然突起金

銀臺空中城郭高崔嵬翠旗兩蓋森周圍車馬雜杳無

喧 厄龍王龍伯龍女嬰魚臣魚婢走踈踈似獻異寶各

炫 奇光怪奪目洵陸離恨無雙翼飛相從擾身變作魚

與龍攫其珍異稱大賈奚用踟蹰同凡庸安知目眩如

轉輪昏屯景色隨流演漸漸惟見水漫漫一片波光看

席卷樓船出沒徐市來童男童女安在哉蹠蹠雙丸貝

闕開盈剗扶背心旌墮水天一氣吞復吐漁舟逐隊喧
龍戶千檣萬柁遠近行出浪入浪不知苦我生海濼望
海多心神時從海上過心波萬

頃雪清白興來寫作望海歌

孫家殺登候薄出望海樓題壁 放眼乾坤且自豪海

天秋氣正蕭騷珠沈黑水蛟龍蟄月冷空山鶴鶴高遠

近江城浮古堞上方清塔落寒濤舊

遊修忽晨星散坐覺香風動鬣毛

屬志望海樓題壁 我本滄洲萬里客寄情湖海壯風

騷一憑危檻嘆身世御向長空羨羽毛盤闕排雲東望

遠龍門倒地北流高何當挂

席窮天柱短髮星星枉自搔

八面樓 在招寶山上乾隆

地樓 在招寶山上

陳夢蓮夏早登樓時友人招飲地樓 登山閣雨

寄焦思何意致樓下有樓堪避俗酒間無酒

漫吟詩風流繼美參軍日復會遠同襟國

時此際勝遊難再得話長吟醉步遲遲

八面樓 在巾子山上

謝泰定山樓眺望 大海迴瀾紫高樓翠壑青虹飛橋
人照蜃吐氣疎燈屋角芙蓉出曉曉細柳屏水天同一
轉風雨起三停影鳥滄波壯征艦湯壑甯時江白額虎
穿霧紫簾鷹翥柱中流見龍宮兩岸睨來王迷船游列
校擁門庭誰握師
中柄長風萬里冥

半山亭

一名浩然亭在招寶山上

以上備志

寶泉亭

在招寶山上今圮

嘉靖志

萬壽樓

在招寶山上天啟開令顧宗孟建今圮

觀瀾亭

在招寶山上今圮

水月樓

在招寶山寺之東廡面東向樓下爲水匯處今

圮

觀旭亭

在招寶後山今圮

以上實山志

望海亭

在招寶山威遠城左明時縣宰捧敕歲時祀蛟

真海縣志

卷三十四 古蹟

三

門龍神於此

備志

婆娑樹

在招寶山一名摩訶樹二株植於圓通殿前

寶山志

志

紫竹林

在招寶山圓通殿前或云大士變現處

寶山志

邵氏義門

東管三都成化閒邵瑜輸粟五百石以充邊

用詔旌其門曰義門

嘉靖志

迎秀亭

在梓蔭山上宏治十六年令張汝粟於屏山堂

舊地建亭名迎秀嘉靖閒令王文貢改名凝秀今爲文昌

閣山後復建一亭仍名迎秀

雍正府志

徐源記

定海形勝甲於東南學之民隅百步許有山

突起平地名梓蔭周五百步許巉巖四匝其東峻削如

壁下有清泉冬夏不涸宋王安石因刻慈念堂德四字

蓋取易山下有泉之象頂平如掌高宗南巡屯兵於此

師臣馮枋因建屏山堂於上元末燬於兵昭代混一寰宇百四十年餘莫有能垂意者宏治癸亥秋縣令張侯政餘登覽弔古傷今遂築亭於舊址掌教王公題曰迎秀正德戊辰予時觀政刑曹邑侯陳公走幣徵記竊惟造化英靈之氣磅礴宇宙小則泄之於萬物大則泄之於人才人雖均得是氣以生然地非鍾秀則所稟者薄堅土之人剛勁土之人柔沙土之人細坳土之人醜良以此也惟大聖賢之生得天地山川最秀之氣故尼山謨聖而孔子作嵩嶽降神而申甫生眉山毓秀而三蘇顯孰謂人之傑不由地之靈乎定之爲邑北有巨海之浩蕩南有長江之淵源東有招寶蛟門之雄峙西有龍山縣浦之迴旋四明徐引於右滄山遠衛於左況當天

忠大則尊孔子而學聖賢次則如申如甫如三蘇使功業文章巍乎如山嶽之高濶乎如江湖之深蕩蕩乎如天地之廣遠庶幾不愧於天地增光於山川爲宇宙閒挺然之秀士哉後之有志於斯世者尙其助諸是爲記

前

酒尊

李政詩 巖巖行不得賴有草青青雲放山頭看海從屋下聽四圍如是秀片石自然靈不厭憑來眺相觀似

敬亭

張慙迪和 此地常迎秀遙山一抹青浪花排岸舞波馨隔城聽秀壑孤峯迴文資片石靈候濤相對峙不厭

坐斯亭

王諫詩 風嫋藤蘿罨女嬃一天海水碧屏張桃花鳥接扶桑路蓮浦潮通鳥石洋寺隱山城清磬近漁歸沙渚暮烟蒼蓬萊仙子鬢眉古乘興來遊架玉梁

龍山隱居 在靈緒龍山之南慈谿羅友聞所居

陳志

恆農軒 在靈緒鄉邑士高郵州倅任存敬所居

陳志

鄭真記 明郡屬邑定海靈緒鄉之西曰任溪以邑大

姓任氏得名其外大海際天波濤萬里蜃樓蛟室變幻

莫測內則重巖疊嶂高險深阻飛瀑如練下注谿壑蜿蜒

砥曲折若錦金奏玉聽之不倦良田廣畝犬牙交錯五

穀之入穰穰滿家無有饑歲任氏之先以力農致富饒

而讀書循禮一門少長隱然有三代遺風曰存敬氏者

敦厚慈實士也自幼有志於學鄰邑旁午者曰杜洲書

院延鄉先生孫公正甫訓導弟子員存敬從之遊授朱

子詩經傳學成而歸輒自歎曰農之子恆爲農其秀民

之爲士者亦熾吾庶幾農民之秀者乎且耕田讀書以

天下事置之念慮在古人可數也眇予小子獨不能挂

一編牛角與古人晤對於千載之上耶於是扁所居曰

恆農以爲學之成猶耕之穫云際今聖運以博學薦入

京師試藝中選倅高郵州事適予典教臨淮以同鄉序

序之所求文以記夫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甫田

之詩曰蒸我髦士蓋生於田野安於畝畝不以異物而

遷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俊秀之

才足以爲士是故農爲國家所賴而農之爲士者尤有

賴焉若倪寬高鳳之流其非出於農者乎彼其擾鐃耒

耜朝夕相尋自以爲終其身矣一旦位躋通顯旌旄導

前騶從擁後天下之人因欽慕而健羨之矣存敬奮身
之矣然而存敬終不忘乎農者所以重本也且玉堂金
馬富而且貴不加涼竹簟之清曝茄櫨之煖足以爲便
且適也高車駟馬祿食萬鍾不如秋風羅極土盆瓦缶
醉飽懽呼之爲安且樂也於是而扁焉觀焉其亦見夫
志之所有矣昔宋廬陵曾公安止著禾譜凡四十五品
內翰蘇公以其不補農器爲闕作秧馬歌以遺之予以
筆代耜者也於東作之勞夙有意焉俟存敬致政歸里
相與力山海煙雨晦冥閒其亦足矣若乃擊土鼓歌幽
雅筆之於書曰大有
年則有春秋之法在

湖山軒

在靈緒鄉湖山書院之旁裘可道所築

集榮陽

鄭真銘 有植其幹控絡湖山皎焉清漪歸焉屏顏
哉裘君曰適有居左右秩秩厥圖與書粵崇良朝鄭無
氛裊魚躍焉飛適契爾心乃命乃戒乃遊乃遊載涉其
深載陟其高擷英茹華採芳揚芬靈臺湛然不介於塵
念彼先哲有若黃公冠帶立朝展也儒宗亭亭新祠與
軒相望炳堊流丹山川增光俯仰百年寶公允師明發
寤寐如或見之願言早夜式
克欽承庶幾來者保爾台名

自怡齋 在靈緒鄉處士謝允平所居

春草齋集

烏斯道記 自怡齋者謝處士允平遊息之所也允平甯波之定海人倚山而廬山橫亘二十里處士所廬之地特勝自郡城東走四十里南折而西北行三里許爲廬由北行三十里爲定海縣治處士齋散遠歸謝紛樂得其所足不及郡縣城市閒余嘗造而問焉處士以自怡名齋蓋慕陶隱君哉夫麋鹿游於郊藪龜魚處於江湖禽安敢慕陶隱君哉夫麋鹿游於郊藪而然哉第薄田可以鳥翔於山林亦自怡而已焉有慕而然哉第薄田可以備伏臘敵廬可以蔽風雨固無待於外惟誦詩讀書玩悅光景或採山釣水適倦卽休或俯仰倚徒玩雲霞之出沒觀鱗羽之飛躍覽泉芳而披清風不知日之暮也賓友相訪則與之坐松篁泉石閒鴈豆笑談興至則一壺游衍玉几泛中流憩而返凡此皆足以自怡且所以寫吾分也余曰噫處士其有見於此皆足以自怡且所以居列簾簾而食執桓圭服袞冕擁軒蓋以榮其身者吾見其心勞而形瘁求其如處士優游歲月林泉之適以樂夫天命者鮮矣處士其有見於此皆足以自怡且所以則有餘也其於人也何如哉余曰處士以此而遺諸子孫則久遠之憂免矣以此而聞諸里閭則奔競之風息矣豈不分以畀人而自怡也哉或曰記余言處士亦作

鎮海縣志

卷三十四

而請書以記之

凌溪釣臺

在靈巖鄉賀欽行樂之處

宋詒冊

皆見堂

縣署內

浙江通志

梅月軒

在西管鄉陳浩淵所築

乾隆志

四知軒

在縣署內

陳志

廣瑞軒

在縣署內

陳志

西郊草堂

在武甯門外李指揮環集名士會文讀書之

所

乾隆志

永思堂

縣東南八十里三山之魯孝子俞敏德建以日

省其親墓之所

乾隆志

瑞菊軒

在縣署內令丁鴻陽因敗菊復築遂以名軒與

亭詳見金石門

備志

謝泰宗題軒爲鄒玉汝明府
在御簿書休半軒甘谷仁人木
絲退食北窗陰手植霜天滴
來壽國助甘霖風流爲政雨
對此彌增彭澤興不知陶合意
安蕭條三徑卽爲官籍種更卜
餐民有餘情吏欲開客來常
爲主千古高名不可扳
颯風驟題名雅意恆無
負不數黃花晚傲高

操江亭

在南薰門外

嘉靖志圖

永濟亭

縣南十五里邑令顧宗孟建

乾隆志

白華朱鄂樓

在縣署內令龔彝建小樓五楹爲娛親眺

息之所

備志

薛三省龔父母築樓闢圃種菊以娛兩尊人賦贈新
築高樓俯縣衙樓前課菊景偏除深秋雷待春餘色滿

嘉靖志

三

院開來錦樣花，餌葉有香甘。酒戶酌泉不老，羨仙家斜陽翻照盆池碧。寒水晴空散晚霞，菊圃依樓花氣盈。憑闌折賞酒頻傾，芙蓉媚客翻嫌麗。瀾蕙宜人轉覺清，霜曉凝粧倩瘦影。月停散錦尚瓊瑣，英彩與雙奉登高望。五色滇雲，離眼明。

延香室 縣署內令願宗孟築

天愚集

謝奉宗詩 義道假之室，彌聞荀令香。春風長枕李，化雨過宮牆。鶴舞閒庭月，琴彈解惱堂。政閒匪餘理，心靜自生慶。蒼筤請天外，芝蘭入室揚。高題存雅化，懸樹待賢良。雞舌舂檀臭，龍文金玉相。客來花掃徑，鸞喚雨生涼。空閣圖書府，博山雀味章。和成蟻甲味，不用馬蹄忙。退食河陽早，安絃單父長。方知真富貴，不愧萬民望。

錦春樓 在縣署內令龔彝有記

陳志

謝奉宗題李明府錦春堂記 河陽花縣錦爲春，燕喜堂開物色珍。四野桑麻盈業利，諧成花谷四時新。

來鶴樓 在總鎮府內樓有三層總兵楊宗業構樓時有

雙鶴翔集故名

雅正府志

觀德亭

學宮左迎龍橋側卽射圃亭

陳志

鴻山亭

雁門嶺上鎮慈分界處

乾隆志

敬一亭

在學宮明倫堂後嘉靖時立奉世宗敬一箴之

碑文介

王氏園

在城東

備志

謝泰宗兩後遊園詩 春園秋後更相宜 銀竹森森映
短籬徑滑扶筇嫌蠟淺爐香隔院帶煙披鷹風入座思
黃鵠蟬露經秋笑遠鷗鱗與不教虛自憶鹿門肯說姓
爲誰雲翹翠黛凝霜早月豔黃花映水蓮種秫熟成
令酒循塘句憶惠連詩帽吹兩髻星霜變菊綻三
秋鴻雁時雲葉又連山插帶主人應爲例三瓶

薛尚書宅

鎮隅五岳兵部尚書薛三才與弟禮部尚書

三省所居

乾隆志

徐志泰爲薛思睿家園亭初復詩以誌事 健兒秣馬
來蛟水烽煙點點連空墨分割城中大宅居可憐擾盡

真手系

古蹟

三

良家子薛家門第何紛紜萬驍贊瓦望如雲軒軒氣象
他莫比此間合與住將軍漫說將軍堪跋扈但說將軍
能不武築得茅亭愛月穿疊成石洞雷煙補後來官衙
相遞嬗前日風光難再見只向城頭解放鷹不容架上
來棲燕薛家所賴有後賢舊思先業欲乞還極訴長官
真有力更將別墅還數開入門先與拂塵埃摩挲片石
出蒼苔烏皮之上列圖籍重見先人舊手澤世間快事
有如此語之塗人人色喜我思明州十萬家家家栽竹
兼栽花一朝千戈到江濟老兵直入翻驅主兵燹馬糞
偏蓬廬誰家不在囊中居安得普天銷鋒鏑廣廈萬間
樂有餘

邵尙書宅 鎮隅四岳兵部尙書邵輔忠所居門臨河旁

爲橫帶橋備志

何氏園 在城西北隅邑士何久可所築有木香亭諸勝
邑中文士觴詠其閒又闢茅亭周以繚垣四窗軒敞中供

呂仙像謝泰宗有記備志

謝秦宗詩

碧梧翠竹蕭森靈氣仙才降陟蘭香張頌

一家蔡從麻姑分醴

況屬增城共文來往鶴棲素謙鴻

天若問歸路

水便爾六息

又乞得閒身聽柳鶯隨宜雅淡老松楊泉因竹接符

堪調花爲枝繁雨過輕啼鳥會心聲故近游魚忘樂食

來爭行人未解山翁意車馬徒勞門外迎半畝池塘

映草蒨城陰粉苑戶先迎花知春早開幽徑竹喜人看

傍路生載酒白楊塵境遠抱琴綠綺素心

盟三河東海原稱俊併入君家享大名

裘璉過園亭不遇閒約宣城謝來看水部何一軒風

日靜四壁鼓吹多啼鳥悲花落遊魚逝客過主人深避

容帳望把青蘿總因看竹至再向草亭西蚊蝶穿花

灑葡萄看樹低兩窗當北郭曲路遠東畦乘興杳然返

方知是

謝泰履何園池荷盛開支節出戶如千里纔有名花

一卽比鄰誰種青蓮常在舌我栽紅粉恰霑脣飄搖水國

空中色浮動山人筆底塵荷蓋

不隨秋月爛一年磨詠一年新

博觀樓 在城北薛三省讀書處

備志

鎮海縣志

卷三十四

古蹟

七

薛三省詩

野外高樓博望開橫嶽山色過

江來憑闌舒嘯誰相和海闊天空月入杯

謝秉昌過北樓甲乙牙籤老蠹餘秋風墓上

白楊疎憑闌無恙樓千尺遠列先朝舊賜書

白鶴山房 江南十五里白鶴山前松陰五里許薛宗伯

三省讀書處

備志

薛三省詩

白鶴山深暑亦寒松陰石澗百

千盤經時風雨人蹤絕虎豹憑闌指鹿看

清暉閣 薛三省爲兄三才將出鎮時築閣以待

陳志

陳王賓詩 雄連十畝宅潮響九

天雷竹色分書案蘭香入酒杯

謝靈昭詩 叢桂方馥郁東籬意欲黃秋仲多佳色色

色巖新粧想像織女機點染成文章又如散瓦雲河漢

遙相望

三層樓 薛三台刺歸德因忤貴人歸里今其宅盡遺鬱

攸之厄惟剩此樓齋孫志丙有十畝舊宮橫地建三層樓

閣直天通之句備

北園 在城北薛恭敏三才所築長子士珩讀書處

唐令志彙

薛剛記 園當蛟川北城下先恭敏公既底遠未享厥成而肯構則家第長爲文學也方十畝負女牆而未園名余呼十畝開長流以爲額俗以其北亦呼北園亂流而漫爲舟楫通波流之內芳塘宮之蔥之內巨沼寬波若鏡若璧則人力所濬闢也東長廣風行水上浩浩蕩蕩西次之南又逕西北則衣帶爾已而覽然中浮是其所垣墟而壁茨之地也路終南來園北入無梁濟以覆南岸有津亭長陰所謂小瓜步後終瓜步北向指及城地而舍傍城陰其上有古槐一本高出屋杪受月光夜可代燭長陰其樹以朱塗之曰漏月遊客往往於此停待稍折而東徑爲千竿下帶脩徑徑中央啟小柴扉聽潮館之所入也館前翠柏張屏下望之疑天上綠雲飛墮又疑一片碧玉未終地標起目爲之眩屏南爲萬花塢若梅李桃杏若緋碧枕海棠玉蘭辛夷薔薇牡丹芍藥荼蘼無不具固有古梅皆名種花最繁初砌爲壇尋架以亭名之曰香雪每月夕雪朝芬芳撲鼻徒倚其間清沁入骨園之南有堂三楹敞豁宜暑此水中之景也堂南面池南塘皆木芙蓉號芙蓉堤北敞側

塢中萬花若天孫錦作簾幙下挂榻端恨不四時若然
從南折而東編竹爲屏承之以幄宛委曲折人多迷徑
春花雜英紅紫燦爛藻績漸眼此園中別一佳境也又
折而東臨池有廊可三十武節以朱欄名之曰小警牒
絲廊而入爲水閣顏曰倒影憑檻垂綸可以樂飲意非
在魚也閣東邊有隙地先是恭敏公家居將構樓其中
題爲含清樓練川婁子柔所書也今樓基址存基北爲
長瑜讀書精舍紫竹森蔚石鉅者細者立者仆者側者
正者矜琦布地彷彿靈璧水畔蒨蒨張架西邊七八月
舟泛此謂駸人獻綠珠大可愛中有皓月軒巽竊闢圍
此最先成故長瑜恆日夕焉從其朔也側有曲房祕室
收藏奇書紫閣祕書所藏漢人日之曰觀與余謂長瑜
可題此房西有柏屋亦臨蒼波古槐蒼幹拳攫殊狀鄧
陸文學翁於壁全仲子二何氏嘗爲槐龍且爲之記筆
勢傲米南宮見者賞之從此出兔日弄走槐逕至聽潮
館終焉館西側有竹裏行廚從館出東行數百武有方
亭曰替棧前方石臺可布數席竹影月光水草波上下騰
詠長適也經亭而東把臂入林折而南草徑陰幽莖
夾路窈窕深黝爲瑤玕亭長瑜時挾策謝剝啄坐此忘
餐復轉入徑西爲盡天奏石爲山有嶺有洞有梁有石
屋皆具體而微迤邐而上可丈餘登巔望港西落日在
元氣中浮浮可掬復從蹊而下爲樓閣屋覆以茅茨顏

曰乾坤一草亭中有巨石長踰鐫爲雲根每臨其上戲
謂余曰耒老見此堪下拜也又南水窮雲起可坐而看
長珍自題其亭曰漱石余戲謂長瑜政恐捉鼻不免耳
至此而倦長瑜構亭以憩客曰過雲環園亭館諸勝具
是矣遠取諸物卽在籬落閒者東挺鼉柱翹其首而睨
之石城屹屹鳥道漫漫朱樓奔奔如披圖畫南則海門
萬仞翠壁與江上百疊青峯綿亘數十里爲園之終南
太白洋乎大國之風園之觀止矣十許年前余從長
安紅塵中歸至此園色喜神怡欲借作宴適計蓋嘗過
之信宿宿更驅輶去今年春家居無事園興飄然思
了償此生平大願月正廿有六日買扁舟涉江至則暮
矣宗伯公止余於府中數夕宿以月之晦日至園積雨
新晴池冰初泮春波洋溢好鳥閒關而徑草漸青殘梅
猶馥余日支門禁客拄杖科頭燈舉而寐日高未興與
則滌硯染毫閒弄文字焚香啜茗一洗塵襟倦則呼童
命履遊衍於洲嶼之閒管見巨鱗潏潏踐躍綠池不計
頭數余聞雀喜則躍魚有何喜豈其爲予在耶余又聞
雀入水爲蛤可蛤矣焉知其不可魚莊生知魚之樂可
樂矣安知其不可深逝獨念何見余而喜乎此余之所
也魚見之前深逝獨念何見余而喜乎此余之所
也俄而柳俄而梳若李又俄而羣芳畢燦身在萬花塢
中所見惟花與水余謂童子曰一隅一勝余得分日坐

卧篔子謙之余坐卧有遺區而僮子報所識日且彌月
矣此彌月閒爲時無幾晴而雨雨而晴寒煖變換晨夕
無恆昔人云情隨事遷感慨係之信夫初玉蘭乍放時
媽嫗鮮潔洵如玉樹生花思等家第到闕共賞苦病足
不堪強步余惟獨立花前吟賞竟日是夕寒忽增寒於
臘狂風大作衝激海濤如震雷怒吼有排城陷屋之勢
余而爲初來客懼矣玉蘭舒者禿若剪合吐者如涕爲
沃幸卑枝後數日展猶得竟其餘韻耳夫花更晴和則
暢風雨必摧時當玩賞而人或失期及雨凋傷人徒嘆
歎晚矣嗟乎豈惟卉木爲然哉園門面城城外址邊卽
大海矣離余寢不百步假令辨其屋余實以一身先之
余足亦商蹶未遑躋城望海一其勇登而眺之一碧
萬里海天無際但見渺茫中更有若於天與波者若螺
數點間之則東西霍之屬俯臨若園中向所稱寬波巨
沼豈止行潦爲伍

耶乃長嘯而下

薛三才詩 草徑隱苑堂偏甬水一方垂竿牽弱荇

足蔭修場得月池光滿看雲野趣長城頭標曙色彷彿

見扶桑小築傍城陰滄洲思不禁鶴窺流水靜花隱

夕陽深聽雨成邱壑居然足嘯吟坐來山寺晚清磬到

林疏

醉三省和 逸老有遺堂 園開足比方 參差似亭榭 映帶見榆楊 欹枕潮聲壯 窺窗竹影長 幾人籠似日 夢寐到柴桑 息影就城陰 脩然解世禁 意隨流水遠 身似入林深 不作趨壺舞 聊爲抱膝吟 尊前無別意 野鹿蹤

長

謝秦宗詩 歌舞朱門映 水紅繞窗綺 席度晨 權桃花

自不隨人而揚 柳依然笑晚風 梓澤好憑 壑彥聚平泉

難認舊時翁 猶今三鳳河

東美只有高名竹帛崇

謝泰履詩 園亭花月醉 當初此日重 過色

更都月若有 情新舊約 不知花認客 來無

謝籍章詩 萬種名花 獨絕塵美人 高士絕

非倫無風無雨 兼無日六台 氤氳天地春

掃石亭 未稔居址 蛟川

邵似雅詩 尚有吾徒在 乾坤未寂寥 長歌操白雪 孤

劍倚青霄 石靜煙藏 鳩天空 月帶潮 西園舊臺榭 回首

憶前

朝

鷗榮園 在城北邑太守薛玉衡之別業 榜其堂曰百花

開徧三春徑萬卷深藏十畝宮今廢爲魚池

乾隆志

謝泰宗憶鷓鴣築日涉爲園趣自存春風桃李滿西村

主人何在朱扉掩一任斜陽獨照門無情草木眼前

看罷酒平泉閱世難早覺監軍求不得何如慷慨佐人

歡甲第連雲客舍傳偷閒風月總無邊試看金谷蘭

亭美衰草郊原暮紫煙樂遊原上月平川總爲無心

魚鳥連若把透蘆當一宿春風何處不堪憐看竹無

人致亦饒水光雲氣任飄搖一枝

春老紅先透尙是山翁舊日夢

國朝

來雲閣 在學署左教諭張玲所築

備志

薛士學記 錢塘張孝廉文名楚越開既久始得一官

隨牒仕茲土孝廉挈妻子來而茲土又儉瘠月給俸錢

外無他一物入其橐中孝廉爲諸生師終不以此介

末著書自娛而已於官署東築牆高處爲窗晨夕卧起

其中名來雲閣者仍家園之舊也窗對候濤候濤梓蔭

兩山相望半里而遙中隔城雉閣中視兩山大小抱如

子母入游梓蔭眉目可辨其有攜笈歷山階上者知爲

諸生相聚論文者也則時時出所著述唱酬之陶然意

適矣牆外荒畦一畝許將蒔苜蓿苜蓿見史記予甬東人初無植此者近歲友人自剡門歸持其種餉予予蒔圃中亦於土性頗相宜春暮發花芸黃新秋落其實實與吾鄉三月時蠶豆相似而差少味甘腴可啖孝廉云今年謀種糧來年糧可籬則苜蓿得以生長以作蔬食良佳言訖又陶然意適矣其爲人大致如此此古之所謂神閒守固而凡物不膠於心者歟夫以洽聞如孝廉而貧今幸得官又貧不貧何足深論今世方右文字內文人得遇於時者甚眾安必官坊史局閒不畱一席以待張子則梓蔭候濤水滌山峙雖託興考槃終非賢者優游地也而況博士居官者乎孝廉既聞予言試與妻子晚食時舉此以相告且相笑語爲樂且思予言之可券而毋令悵然歎息於長貧也

謝秉昌詩

整牖看山雲自來復自去有心與無心在

我雙眸際

秋雲薄如許吳綃與越羅以我宦情較相

去不爭多

只此一閒閣分居雲半閒條來又條往何

似我身閒

蒼狗與白衣千重萬重變箇小不須多此

堪畱一片

行雲自出入雙屣不

用關此日來何遲知我海上還

藝圃

謝泰宗居此

陳志

姜宸英記 定海爲甬江入海地余所見十五六年閒

姓謝氏第閥相望余從遊其羣從閒顧指其居亦多就

毀撤臧獲廬舍與兵馬雜居逮余再來而居民稍復其

故處謝子在武治園於其室西偏名曰萼園日與諸伯

仲游翔其閒以講德而問莪焉一日君鵬余園中問余

浪游幾年意中得失幾何事追念前十餘年閒烽火震

驚婦子之不保今得息焉游焉於此者豈非微天之幸

而然耶余倚酒微酣爲謝君詠少陵詩安得廣廈千萬

閒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輒奮袖慷慨起君兄弟亦不

以予爲狂也嗚呼此屋雖脩廣不數畝無奇花卉怪石

以供耳目之玩而得此於亂離之後可以見戎馬之漸

息太平之將兆其在君兄弟朝夕聚處又可以見其能

無事而簞籩豆飲酒以相樂有事而敦在原急難之意

以相恤更世多故如此等皆不數見也然以君之才度

非久淹滯於此者今吾鄉雖幸少安頃所經過自吳會

以屬之淮南北被災處懷襄千里一塗村墟無不蕩爲

魚鼈之居而旣歟之宮生靈數百萬安所託命又不獨

天下寒士可念也君異時富貴其無忘吾賦詩慷慨時乎

薛士學記 山林池沼園亭之屬古今好焉而有力者

俱能爲之爲之不已旋又廢而一泉石草木之微或有

久遠彌存者何哉蛟川故越地東南皆岸大海中有
涪洲相傳偃王走此因國焉卽左氏所載禹勾東者也
有山曰望海蓋始皇帝嘗登此望三山求神仙云邑巖
且勝饒魚鹽俗殷富民至老死不見兵革生其時者日
熙然以樂則皆窮苑面崇臺館嘉花美日披鬱相望四
時嬉戲踵道相接昔之人可不謂幸耶今者在荷嶽警
涪州南數百里割脣委魚鼈矣宿重兵其邑家無完
宇於是內之苑圃日以荒臺館日以圯嘉花美木日以
供軍饗果馬馱余嘗一二過之未嘗不私慨良久嗟乎
物之廢興成敗豈非時耶既又思離城郭入山溪必有
異人構一樣數畝以自高蹈者欲往求之不可得居久
之始得謝子在武尊圃於其家之西予時館謝氏得從
謝游尤與在武昆季父好往過輒飲輒樂甚謝子坐
噴石撫箏竹削而顧予言曰子其爲我記乎余曰記吾
不能也獨是子之命名則固有可嘉者夫人之爲是豈
不以旦夕快心志娛耳目哉子則不然詩曰鄂不韡韡
言兄弟也昔者元宗嘗竊此意以名其樓曰花萼謝子
王大父觀察公以文章事業顯於朝今伯若仲克世其
家而大其聲方將借是圃也窮理盡性專學養心出而
大有爲也使其幸而獲遇必能阜民澤物不僅令茲土
之獲如前者之盛而後已卽不幸不得志於時且日與
昆季窮山林池沼園亭之勝亦不僅如今口而止而吾

亦得歲時至止與子雅歌賦詩游而老焉
其久且不廢可知也子誌之勿謂我妄也
謝歸昌記蚊關襟江枕海環山拱翠孤城屹立其中
居然有氣吞雲夢波撼岳陽之勢焉明時設立鎮臣以
資彈壓不過金鼓大鼙盛張儀衛歲時登簡閱臺壯軍
容而已我
朝定鼎以來干戈未輯閱之家鮮不爲銳司徒辟司
徒聚族而長子孫矣先世父卜築未成馬嘶於庭劍及
於室諸兄弟盡守斯居者隙舍旁而取徑焉宅西數椽
久爲風雨剝蝕鼠雀之所穴而瓦礫之所委余過未嘗
不歎其將坵墟也戊申秋在武弟舉而葺之葦蕘壤斬
茅騎半軒如斗結構曲折不寬而爽不華而秀竹影參
差鳥聲上下覽畫圖則淩漢入想發書卷則周秦滿室
顯而樂之錫名萼圃以比兄弟圃以證出處也圃之
中朝而講道晝而服習既文既博亦薦亦詠有輕裘緩
帶容與都雅興會所至開府之清新參軍之俊逸驅走
筆下者對越也引麴浮白往往迷禪梵音徹牆屋者翼
之也蒼然癯然倚榻抱膝苦吟不輟者翼昭也左者右
者問者答者偕澗之其儀行大拜言文國諸子正襟危
坐闕朱陸之淵源者雜賢也秀外而惠中相對一編歌
聲若出金石者瞻修庚來也碩花載酒如開李白之園
雄辯驚人擬入陳遵之座者萼圃主人也主人於是揚

解而升曰今日之會樂矣然兄靈昭弟瞻在方馳驅皇
路出而爲朝廷用夫金馬玉堂出入諷議與省刑簿歛
愛養萃黎勞逸既不同矣其於芻圃之樂又何如也是
團也曾一邱一壑寄傲煙霞爲哉行將收金雞蛟島之
勝吸甬江大海之奇搜天人治要之秘爲國家銷兵氣
而開文教者惟余諸兄弟其勉斯圖矣庚來弟九月渡
淮願予於碣爲稱述其事如此余不禁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舉酒半酣命兒緒遠焚香安絃操陋室銘而記之
邵似羅過夢剛題詩後再過薛園九十月春都是雨
新晴花片落如泥如今只恐春歸去隨著花飛處處題
沈從則看梅分韻茅亭風日暖竹裏數經過水映銀
塘淺春生玉樹多開尊移石榻掃徑卧煙蘿詞客皆何
遜高吟
醉欲醜

梓蔭山房

謝泰交謝展昌居此

陳志

謝泰交記 甲戌暮春謝子卜齋於城東北隅雙童韶
秀自天半拱揖而來不數武而近則梓蔭山拳石稜然
也觀音寺壓石脚而枕齋左臂其踞石磴依清流而翳
然瀟散者爲呂仙閣齋之北起無緣鷗天在檻中眼入
空際一劍刻起柄巾子橫亘而西斬中土北疆爲海外
之截劍背卽無際海天潮聲鏗鏘來日夜繞齋左右自

唯開危坐聽之若風濤走於耳中魚龍舞於牀下視東
壁稍卻處候濤山兀當海門上有層樓遙接蜃氣半橫
龕室正駕雲根此青蓮吐佛國奇觀也齋有隙地環以
琅玕敷以雜卉開落閒錯不問其名又有覆居喬木清
風自生好鳥送聲林深不見謝子賈宇之暇外聽潮音
起逐花鳥倘伴於山城槐柳海天蒼闊之閒眼中無人
心中無事俯仰自得可以詠懷

謝緒恆梓山摩崖 梓山路旁刻有菴柱擎天羣玉府
蛟川孕士鄧林材之句久封苔蘚洗而勒之詩云誰鑿
好句傍山腰爲蝕苔痕筆墨消忽
出銅駝荆棘裏至今風采認前朝

雅哲園 在城中童李衙衙園有醉休亭虎皮石層雲石
筆峯筍峯蕉林荷池果育池八景外爲一樂居邑士陳錫

貞昆季爲娛親所築

備志

馮大位記 雅哲園者沈子道文用雅人哲匠採山骨
之句以名陳子起周之園也陳子起周因父嚴嚴君生
平好山水積歲脩脯於宅畔構一園以己意鑿石山作
陂池亭榭竹樹俱垂老之貌得優游憩息可不謂克養

親志乎今親沒已八年陳子遇異石名花復購以備
綴其閒蓋不忘其親因不忍忘斯園可謂終身慕者矣
余自蒞鎮學來會一再至規其地不及古一夫受在邑
之宅而布置幽折嚴淨整潔非拔箕縛帚所能及者初
從畱耕堂東階而入爲一樂軒軒前焚以竹屏旁莪花
卉皆鮮妍可愛牡丹數本尤足稱嬌矯花外置文石幾
事爲坐次轉而南出盆花夾徑尺許而有尋丈之勢既
出則柳陰竹翠幽致宜人當曲徑之衝一石屹立若拱
揖人以人者花巖巖位置皆得其宜東向石山尚當
其脊而奇峯絕巘已聳然豁人眉宇越山尾小陂而過
則醉休亭翼然面石山矣山麓一石池水清藻綠游魚
悉慙可數其山之石脈所奔注或伏或起皆出於自然
尤異者他手樹一花一木於牆陰籬落間日事沃灌猶
或乏生氣蒸山花木俱植巖隙間無土而數榮且枝葉
之俯仰向背若迴巧獻伎有出人意解外者促坐小亭
淪茗數過聽柳梢翠雀爭鳴觀山上花果或垂實或吐
秀欣然於中樂而忘返遂以花鳥天機顏其亭嗟乎事
苟求諸目前鮮不一覽而輒爲靡遺夫孰知遊玩斯園
中相賞不僅在人所共見歎今年春陳子復要與同寅
邵君暨沈子輩賞牡丹笑談之餘得悉前此所以置園
之由與今此不忍忘親之故夫更歎斯園之一花一石
足以移神適志者皆孝心之所發越而呈露也子輿氏

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推而至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是以草木陰孝弟也庸詎知孝弟至而草木亦默爲之
沾漑哉此固園之所以不朽而亦
凡遊是園者當知矜式也因記之
萬經一樂居記歲庚戌之仲秋予應郡守曹侯聘纂
修郡志而蛟川陳子起周實分其役選迺晤語相得權
甚予旣與諸君發凡提要標目分門共成後信之書而
陳子以先世之宜登志乘者索予立傳爲歷序其發祥
之自予因得聞陳子歷祖功德載之志傳時或燈闌月
上杯酒話心詢及家中瑣屑予又得聞陳子天倫樂事
識之不忘事旣竣陳子囑予錄書一樂居三字歸榜其
室予因謂陳子曰先世定遠人始祖明威將軍從明
太祖起兵屢著戰功由萬戶進階武畧將軍而君家始
祖亦定遠人從明太祖立功世襲千戶遜國之變予世
胄勤王戰死於大興之花園而君家二世祖亦隨李景
隆出師殉難於安州予先世於洪武二十八年授甯波
衛指揮因家於鄞而君家亦以承樂時究抗戰之罪貶
授甯波定海衛百戶今予與君初諱交也庸詎知吾兩
家當籍定遠時非對衛望宇而洽比其鄰婚姻孔云者
乎庸詎知吾兩家助衛起家非平時以鄰鈴相砥礪而
臨忠以忠勇相激發者乎又庸詎知鄞定相距不遠而
吾兩家前此往來問候歡若故里爲甚親切乎然則予

與君家世誼誠遠矣厚矣陳子頽首而應曰然予又曰
嘗慨冠蓋仕族克世其家者十不得一二而勛衛世家
替凌尤甚論者謂三百年紉素拖紫富貴之極盛衰倚
伏理勢宜然然予與君家易干戈而詩書迄今近百年
矣後嗣振興尤勿替乃知祖宗之功德雖深尚賴子孫
之保守於弗失也夫人生或出或處中業不同要必自
立本始嘗觀一門之內庭幃聚順融融洩洩和氣所蒸
禎祥自應又何先業之不克承受乎予平時所兢業者
此也君其與我有同心耶陳子又頽首而應曰然予又
曰君家高堂具慶昆季團圓蒔花疊石稱觴宴衍以日
娛二老親率子弟孫曾環侍作綵衣舞此一樂居所由
名也即予所謂融融洩洩而和氣致祥者歟將見今之
爲政於家者異日克施有政於天下矣陳子謝不敏曰
請書之以爲子孫式予因記之并欲使吾後人共勉焉
以無忘先世

之勛業也

李世法詩

石城峯起秀影蔽柳垂疎舊徑疑行錯幽

林訝到初

天機分我活樂境飲君餘蘭茁輝花粵風光

賞不虛

冬夜勝冬日開軒秉燭畱飲醇何在醉得趣

未能休海

月遲迎客江風暫繫舟纏綿永此夕入載感

流如

王諡詩 史學名宗翰墨香薰風初扇散餘涼花開姊妹依芳檻竹引兒孫過短簷且辨亭虛延草帶雷耕堂

傲挂詩囊吾衰不勝三
蕉葉依石低頭眠夕陽

永思樓

在登瀛橋之西明孝子朱嗣軻所居今廢

采訪冊

石蓮亭

在梓蔭山仁和葉香祖主講鯤池其兄古渠太

守自甬上過訪以石蓮二字顏是亭道光甲午王曰升書

額仍舊日之名而識之

采訪冊

周茂榕詠石蓮

山一曲土五天吐出紅蓮花簇簇是

何怪石奇復奇年年相對讀書屋招手問山靈幾經鬼

斧鑿初疑太乙忽浮來燈燈星芒墮地伏又疑芙蓉浴

中聳石頭飛汕移植此巖谷澹澹生珠豔暗暗霏靈腹

噴噴自抱骨一束日炙不凋雨不滯我聞大海東去蓮

花洋百柄千柄光炫目飄泊苦隨紅浪逐何如此開賞

幽獨萬年一花不改色月夕風晨看亦足春餘夏首發

生機新芽攢破鯉池綠忽見夜深劍氣冲斗牛我將下

刷玲

瓏玉

梓山書屋

謝緒恆緒宏居此

陳志

周家齊記 梓蔭山去縣治東北三里而近自市街步履行至此則漸有山木青蔥之致矣山麓歷五十餘躋輒陟其椒椒故有閣祀文昌士人亦多講業來遊者予門人謝子緒數偕其兄子綦子任及太學任君倚燈新於閣下左旁整石構材爲書屋面南而窗窗外時以花竹開窗左顧則城堞遠之城外大澗江環若縈帶隔江則松空迴復煙雲往來子午海潮入澗則漁舟樵艇輕帆隨風勢若鷗鷺拍浪中而諸君子宴坐讀書無他好惟日以臨文爲樂子作吏茲土每當視事之暇欣然登此常歎執掌能料期會開否則據案番簿不若爲子矜時執經問字於先生長者之前辨論從容差有以自得然今自幸不廢歌吟又伸紙仿摹晉唐人書法而諸君亦未嘗厭予且稍稍樂觀之雖任職未久不能熟悉其風俗民情然甯不快與此中人物有一日相知之雅哉夫成就人材長吏職也予既自維治行遠遜古人然所望二三君子潛心典學朝夕切摩思以稽古愛民作邦家有用之器著爲文章必務通於國體日新月異俾予得聞所未聞或予於退食餘閒抽閱書史亦時出其疑義以相商諸君子更從而規予所不逮此則先輩名賢所期於益友者用心之篤厚遠大皆然而吾儕後學所

當師也予兩年來曾以農事循阡陌所過境內山川其
閒峭澗層崖障於海岸者參錯不可指數而澤山特載
一統志中案志澤山一名樸山出城西九十里岡巒不
甚峻絕第以宋時黃文潔公居此舊傳爲日抄書版所
藏地以人重詎不信然哉是在諸君子能自立使人望
其人品節概竅然傑起於一時異日以其姓名爲梓蔭
重而予文亦將藉是以傳也

見山書屋 在城北隅謝緒章居此

宋訪冊

謝緒章九月五日見山書屋疊韻 琴書寂寞鎖柴門
草長枝交路不分亦冀歡顏娛白髮豈真失意在青雲
弟昆莫解解於嗣四十深慚未有聞已定此中老歲月
乾坤若輩解其紛 漫謂七篇能得士就論風氣要成
家誰憐臭玉彈無鶴御笑驪珠指在蛇一日虛聲非定
價千秋彩筆自生花問君致遠將何任祇恐塗長日欲
斜

鄭性北城別業詩

北海濤無主茅軒相傍開只聞窗
際滿不到席邊來閣筆茶三椀囊琴

酒一杯與君終日坐此已是蓬萊

迎暉軒 謝岐昌居此

陳志

謝閭祚記

祖居舊第之東有別業十餘間皆面朝陽

而傍學舍昔時從曾叔兄弟結構營度其間爲子孫讀

書地已別而爲三則左爲賓日齋右爲譚經處中爲迎

暉軒花木掩映極清雅開曠之趣所爲城市而山林者

也然譚經鮮登眺之處賓日齋舊有曝日臺日久頽廢

惟迎暉軒累石爲山欽奇磊落其羅於數抱亭亭然張

蓋於其上升高而望則不特巾子候濤近在咫尺而江

以南諸山亦駢不迴巧獻伎環列牆廡之下海外檣帆

從雉堞間往來出沒亦皆列列可數此迎暉軒之勝所

以尤最著云予時未弱冠輒好游歷其地是時從叔祖

中憲公方官中州寄來杜丹數十本皆五色綉爛奇豔

驚人爲浙省所未有其舊所植則有若玉蘭木樺紅白

梅花以及碧桃翠柏等樹亦俱蔥蒨可愛自此以往叔

祖旣沒諸從叔長各折箸分居是軒爲兩房公所脩葺

未遑亦就頽廢丙辰丁巳予授徒其中前此花木不能

存什之三四而牆垣門扉亦公然任偷兒之踰越而入

則是軒之由盛而衰也亦幾越十載矣四從叔子齊氏

慨然於茂草之鞠而又慮傾圮之後建造益難也則從

諸兄弟子姪輩謀所以修葺之方旣又以公費無出歛

皆爲艱則願竭己資以更新之而令己獨司其啟閉僉

謀旣同亟鳩工庇材易朽以堅整舊爲新閱月而始落

折欲盡之花亦煥然改觀予於是乃歎盛衰之故不由於天而由於人也夫自古所傳名園若平泉綠野金谷久而莫能名其處卽以吾郡而言別墅之化而爲邱墟者何限夫其子孫貧不自振鬻諸火者不足怪亦有曳絛綺畜姬妾勢尙可支而聽其零落榛莽彼直視爲尋常游玩之所而不知區區數椽亦卽先人精神魄所憑依也推吾從叔之居心亦儼然繼志述事之一端矣抑予又有多於從叔者生長官署而不蹈奢侈衣食租稅而好弄筆墨錄家乘以聯族誼增祭祀以廣孝思此皆指紳子弟所難而生平又痛疾搏搏博陸之戲以爲吾軒中斷不爲此敗行之舉致汚几席而玷花木故終日常蕭然危坐興至則撫瑟動操鳴琴白娛次則抱甕澆花而已見者率以爲神仙中人也予旣感慨於盛衰變遷之故復幸其能有清雅閒曠之趣則爲揖而言曰惟君能保有是軒亦惟君能無負是軒從叔仰而笑俯而答知其犁然有當於心也爰退而爲之記

小有居 謝書祚瑗祚二昆居此有萼坡二字楹額嚴陵

宋楠書 陳志

謝友祚詩 徒倚門前散步人西鄰轉過卽東鄰方欣屋角風濤壯忽見簷頭山色新隨意高低俱得意無心

拈弄亦爲春夕陽臨別幾

回首準擬重遊君莫嘆

楊源和韻 早識封胡號達人名園瞻望託鄉鄰情致

棣夢遺風古興寄煙霞得句新滿室圖書甯染俗經年

花鳥御舍春那知金玉諧

音後聽得狂歌噴未噴

鄭朝宗和韻 擬是潘安早世人卻從花裏伴芳鄰居

名小有園仍舊石磊層巒景闢新興至殿棋天半月醉

餘語妙座中春傲塵亦被

秋風圯鋪砌勞君莫我嘆

謝瓊祚和韻 垂垂白髮就衰人風月招邀作四鄰留

客敢誇金谷富娛親權當板輿新無山差占林巒秀有

樹堪分天地春寤宿寤歌真獨寐考槃只此更誰嘆

痛憶年前早逝人可憐承與鬼爲鄰空誇別墅風光勝

愁見泉臺宿草新魂魄尚思招月夜幽明已不

共陽春此居別去行三載詠史空遺乃父嘆

陸時茂和韻 詎是林間隱遜人聊將木石治佳鄰尋

芳叢翅穿花亂求友登聲學語新修竹數竿天外雨寒

梅幾朶雪中春瑞麟不觸

人間瀾淡泊何來俗物噴

陳之松和韻 樂志何須羨古人金昆玉友自成鄰園

書壁上痕多舊花木庭前景獨新只此幽棲堪息慮已

教造物與同春荒園咫尺
遙相望樹我忘形諒莫嘆

謝佑衷和韻問余豈是個中人也素巴吟
識小中能見大旋欣舊樣可翻新影移向背山山月秀
發參差樹樹春解得口口
非著意罰依金谷敢生嗔

靜廉齋 張學伊摹朱子手書靜廉二大字以名所居之

室 校川
詩話

帥念祖詩 鮫胎孕鴻輝粒珠曜漢皐熊熊集翠囊片

羽青鳳手道德醲濃郁培根沃其膏偶然涉文藻英華

露秋毫心正筆亦正能助腕力高學窠雙大字玉筋金

剪刀靜以見真體廉以礪清操卓哉紫陽翁後學資甄

陶校士昔在浙論文得介石來從四明山貽我雙拱璧

高懸樹人堂晤對伊朝夕緬維通德門世擬泰邱宅堂

構蔚國華鈞摹作齋額無營世機遠無欲心地白甯

靜而淡泊泮熒流光澤齋內東西銘遙遙尋道脈

思園 樂涵居此在小泖江

補遺

采訪

錢氏三樓

在鳳浦

九靈山人集

戴良記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
勢周迴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
往年嘗構新堂於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
旁起一樓翼乎無倫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
對之季高又樓於山右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樓
碧右樓扁曰樓三樓之美觀仲仁清名焉是縣游
居之彥咸爲賦詩以三樓之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
予爲之序夫所謂樓者得志於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
也太白以天中無事得志於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
浮游山林之間而發憤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既有
湖山之勝而日清者且日接於其目亦何慕
夫太白之所語而必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
月之清輝是向哉然借碧山之樓息假芙蓉而結撰託
松月以愛玩君之山仰太白之山吾之心卽太白之心
於是乎日登三樓朝遊萬物之表憑高取風飄飄乎有
神遊八極之意宵乎若挾翠仙而上下則以慕夫太白
之謫仙者又何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有山
曰蓬萊山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
咫尺家之後山爲蓬蓬言自是可達於蓬萊則仲仁兄
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美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

不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
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與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
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
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
台故爲序諸篇什之首云